

不同階級國中生之文憑意象的探究

林郡雯* 張建成**

摘要

階級的不平等，一直為教育社會學所關注。揆諸文獻，若要探討階級的教育作用，文憑意象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是以，本文擇定一個階級分布較符合社會現實的國中班級，經由觀察、訪談、文件分析、問卷等方法，瞭解不同階級國中生之文憑意象，藉以釐清階級的教育作用。

歷經15個月的經驗研究，本文發現學生或對文憑幾乎沒概念，或看重其工具價值，或著眼其象徵價值。中產階級學生的部分，有人是「沒必要知道，反正我會一直讀下去」，有人是「有了文憑，我至少可以跟爸媽一樣」，或「有了文憑，自己有面子」。非中產階級學生的邏輯，則是「知道也沒用，我大概國中，了不起高中畢業」，或「沒有文憑，我就會跟爸媽一樣」，或「有了文憑，爸媽有面子」。大體而言，中產階級學生看的是「擁有」、「個人」，非中產階級學生看的是「匱乏」、「家庭」，本文稱此為不同階級的「認知路徑」(cognitive paths)，而因認知路徑不同，學生在校的表現跟著不同，此即階級的教育作用之一。

關鍵詞：文憑意象、階級、教育、認知路徑

* 林郡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電子郵件：linchunwenellen@gmail.com

** 張建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jchang@ntnu.edu.tw

投稿日期：2008年10月4日；修正日期：2008年11月10日；接受日期：2008年12月11日

Credential Image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Chun-Wen Lin* Jason Chang**

Abstract

Class inequalities have been one of the foci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educational effect of class in terms of junior high students' credential images.

On the basis of a 15-month research in an seven-grade class, with such methods as observation, interview, document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included, we find, first of all, students from middle classes believe 'there is no need to get to know anything about credentials, we have to study anyway;' while students of non-middle-class origins say 'whatever, I may end up a senior high, if not a junior high graduate.' Secondly, middle-class students have faith that with credentials, they will be given some decent jobs as their dads; on the contrary, their non-middle-class

* Chun-Wen Lin,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linchunwenellen@gmail.com

** Jason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jchang@ntnu.edu.tw

Manuscript recieved: Oct. 4, 2008; Modified: Nov. 10, 2008; Accepted: Dec. 11, 2008

counterparts threaten themselves with the thought that without credentials, they may fail like their old men. Finally, rich students earn credentials to honor themselves whereas poor ones do this in glorification of their parents. Based on all these,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re exist class-styled 'cognitive paths', on which classes exert their effects the most.

Keywords: credential images, education, social class, cognitive paths

壹、前言

階級的不平等，一直是教育社會學關注的重點，Reay (2005) 甚至提出，在教育裡頭，有種階級歧視 (classism) 一直發生作用。然而，晚近卻有社會學者U. Beck、A. Giddens直指階級已死 (the end/death of class)。Beck與Beck-Gernsheim (2002) 將階級稱作「活死人變項」(zombie variant)，Giddens (1999) 則指它是空殼子制度 (shell institution)，他們均強調從前的人，過的是標準人生 (standard biography)：出身相同，命運一樣；但現在的人，過的是「選擇／反思的人生」(choice/reflexive biography)：爸爸拾荒，兒子不一定收破爛，人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對Beck與Giddens而言，階級力量不再，或至少大不如前，他們的立場，學界稱為個人化理論 (individualization theory)^①。然而，Giddens並不否認階級的教育作用，他認為，中上階級的學生之所以成功，部分得利於家庭的優勢 (Giddens, 1998)，這就好像Saunders (2002) 所說的，如果英國不算是真正的功績社會，原因在於：「不該成功」的中上階級學生，一直獲得成功，就算這些學生再無能，在其父母的加持下，失敗的機率總會七折八扣地降低許多。由此可知，個人化理論，至少Giddens之流的個人化理論，也承認教育難以免除階級的作用。

說到階級的教育作用，一定得談的學者，當屬P. Bourdieu (Devine & Savage, 2005)。今日有關「階級文化」、「階級習性」的研究，受他啓發極多，

① 然而，Beck認為Giddens還是相信階級存在著。Beck坦言，這或許跟英國的情形有關。只是就他來看，階級以「家」(families, households) 來定義，根本不對，時至今日，什麼是家？誰也說不清楚：離婚了怎麼算，組合式家庭又該如何？連親人是誰都可以選擇，「家」無疑是活死人變項，遑論以它為基礎的階級，說到底，階級根本無法說明人們的生活經驗 (Beck, 2004)。可見，雖同樣被歸在個人化理論，Giddens與Beck還是有些不同的。

而他最常著墨的，就是文憑。另一位大師級人物P. Willis，他筆下的小伙子之所以抗拒、反智、反學校，更與文憑脫不了干係。事實上，就連Giddens也提過文憑，Giddens認為，菁英集團的聚合，乃以文憑為藉，原則上，學位是物理學、工程學，並不重要，要緊的是，是牛津給的、還是哈佛發的，而這些都與家產多少有關（Giddens, 1973）。可見，論及階級的教育作用，文憑該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以下，先就文獻做一概要的介紹，包含Bourdieu、Willis對文憑的看法，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本文以「國中生的文憑意象^②」為例從事經驗研究，正是從文獻得來的靈感。

貳、文獻探討

一、Bourdieu：文憑是一種社會排除機制

現在的社會，想保持優勢得靠文憑。畢竟，優勢不像以前，能夠直接世襲，因此，學校就承擔起「保證優勢繼承」的工作。學校的手法極為巧妙，它讓那些有優勢的人，不認為自己占便宜，還使那些沒優勢的人，看到自己成績差、未來無望，會怪自己沒天分、缺乏長處。依Bourdieu之見，這正是學校加諸勞工階級身上的暴力，讓他們無知無覺，既不曉得被壓迫，就沒有抗爭的必要，於是，一切的不平等，順理成章地合理化，因此，Bourdieu（1970/1977）稱學校是「特許的工具」（*privileged instrument*）。最糟糕的是，勞工階級的習性（*habitus*），讓他們不知道自己尚有其他可能性，而視某些限制為理所當然，只因父兄沒上過大學，便覺「大學不是我這種人念的」，未來如何，看周圍的人就知道，不必多做他想。亦即，不只學校壓迫他們，他們也在貶低自己。

② 文憑意象是指學生對文憑的認識、評價與詮釋，謹此說明。

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好像人人都可上大學，只是這種擴張，讓Bourdieu（1984/1993）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窮人家可將教育的再製本質看透徹了。Bourdieu認為，要瞭解學校多麼不公平，必須身在其中，只讀過小學的人，會相信教育是解放的力量，或根本不知道教育是什麼，如今大家待在學校的時間愈長，雖然還找不到詞彙表達，但的確漸漸看懂了學校玩的把戲。另一方面，讓他憂心的是文憑貶值的問題。事實上，他對文憑的貶值，有個近乎「無情」的分析，他指出，文憑貶值背後的真相，比一般人想像的複雜：文憑的價值與它的持有者有關，按理說，愈多人擁有，價值自然愈低，但是，文憑的價值會因為那些被鄙為賤民的人也擁有了而形同廢紙，屆時，受害最深的，還是勞工階級。

Bourdieu對文憑的分析，偏重於結構面、鉅觀面的文憑機制，相較之下，Willis則將重點放在行動面、微觀面的探討。

二、Willis：勞工階級的反知文化因洞察文憑本質而生

教育社會學研究者對Willis書中描述的小伙子，一定耳熟能詳。Willis（1977）發現，勞工階級的小伙子們，對文憑有其獨特的洞察（penetration）：他們必須犧牲一些東西，才能得到文憑，而他們拿到的文憑：（一）可能不怎麼樣；（二）不會影響他們對工作的選擇；（三）對於他們想做的工作來說，文憑也不是頂重要。因此，所謂「教育創造機會」、「努力就會出頭」，只是種教育謬論（educational fallacy），對他們而言，向上流動的機率微乎其微，連談都嫌多餘，相信文憑的就是傻瓜。再者，學校從未承認過一件事，那就是並非人人都能成功。雖然勞工階級之中，有些零星「個人」向上流動，或許真有其事，甚至某些人的成功，還成爲樣板，往後不斷爲人提起，用以證明只要努力就會出頭；但現實是，向上流動對整個勞工階級而言，可能性甚低。如果勞工

階級「集體」爲了流動，而同「個人」一樣努力、勤勉、服從，實在愚蠢。小伙子就是洞察學校刻意把「集體」與「個人」混爲一談的機心，所以抗拒，所以反智、反學校，他們看到成功的人太少，失敗的人卻太多。同時，文憑也不像官方所說的，將底下的人往上推，而是讓上面的人留在高位，不動如山。

從Willis的研究可以得到一條重要的教育線索，就是階級影響學生的文憑意象，而在某種程度上，文憑意象又影響學生對學校的看法與行動。這一點，在底下的相關研究，似乎看得更清楚。

三、文憑意象影響學生對學校的看法，乃至於行動

(一) 中上階級：好文憑=好工作／好文憑=好名聲

Lowe (2000) 研究阿根廷、塞普勒斯、薩爾瓦多、約旦、泰國等五國高中生對文憑的看法，這些高中生即將參加國際考試，除了少數塞普勒斯學生之外，其餘皆來自中上或菁英階級，對於未來的職業，大多已有定見，例如：「專攻國際法的律師」、「開業的醫生」、「神經生物學家」等。Lowe的主要問題是：誰參加國際考試、爲什麼要參加？他根據研究結果，提出10個假設，但Lowe自陳，這些假設需要進一步的檢證。這10個假設如下所列 (Lowe, 2000: 373-376)：

1. 學生來自菁英階級，外國文憑是象徵資本，可提高社會、經濟利益。
2. 他們最想從事私部門的工作，特別是跨國公司。
3. 國內競爭激烈，因而轉向國際，做爲保有優勢的手段。
4. 各國菁英的文化身分認同逐漸趨同，因爲他們有共同的教育經驗。
5. 學生想出國讀大學是因考量學校品質、全球化的工作機會等。
6. 即便不出國念書，國內大學也喜歡外國文憑。
7. 不管要不要到英語系國家讀大學，外國文憑都是一種聲望資本。

8. 擁有外國文憑的學生認為自己在各方面皆優於國內學生。
9. 拿外國文憑，代表英文好，有利於投入全球化勞力市場。
10. 國內經濟不如國外，也許可以解釋學生熱衷出國拿文憑的現象。

Ball與Vincent（2001: 192）也有類似的發現。他們指出，中產階級的父母也會焦慮，也會擔心自己的子女上不了大學、找不到好工作，因此，無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保證子女在校成功為己任。但是，許多研究顯示，他們有些多慮了。例如：Lowe（2000: 374）就說，以前不管國內的競爭多麼不公平，總是同一場（文憑）比賽，在比賽裡頭，錢多的占便宜；現在，卻有兩場比賽，分別是國內場、國外場。後面這一場，還得看你錢夠不夠才能玩。

如果我們把中產階級的父母、學生對文憑的看法，也就是好文憑＝好工作、好文憑＝好名聲，拿來略做比較，也許會看到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問題：哪類的中產階級較重前者，哪類偏重後者。

綜合上述，筆者從目前蒐集的文獻來看，無法得知中上階級之內對文憑的看法有什麼不同。儘管有些學者如Ball與Vincent（2001）一再指出，中產階級可能因為任職於公部門或私部門而對教育抱持不同期待，但目前仍沒有足夠的經驗研究足以證明。至多，就是Van Zanten（2003）發現，公部門中產階級傾向將子女送到公立學校，私部門中產階級則送到私立學校。至於勞工階級之內，對於文憑的看法，就有明顯的不同。

（二）勞工階級

Reay（2006: 295-296）認為，受文憑主義影響最深的是勞工階級，勞工階級對文憑有一種又愛又恨的情結（ambivalence），他們希望享受文憑帶來的物質好處，卻又因為要拿到文憑，必須待在學校，忍受疏離、忍受失敗、忍受自己被貶低。

1. 沒文憑≠沒工作／有文憑≠有工作

1970年代，英國政府要求所有的學生讀完高中，並以爲這樣的德政，會得到勞工階級的感激。然而，彼時工作多的是，不必有那紙文憑，都有工作做，再加上小伙子一心想賺錢，因爲有了錢，就能開車上酒吧、喝酒泡女人，所以，他們根本不想待在學校，被迫爲之的結果，只好自力救濟，做亂找樂子。我們可以說：文憑之於1977年的小伙子，無用，原因是沒有文憑，一樣找不到工作。到了1980年代，勞力工作減少，女人、移民又大舉投入勞力市場，於是，小伙子發現自己失業了。對他們來說，文憑還是無用，因爲有了那張紙，還是沒工作，即便參加政府別有機心的教育訓練課程，也不保證就業，沒錢沒車開、沒酒喝，最糟的是沒面子，只好自卑地躲在家裡不出門，遑論交女友。終究還是沒工作，認真的就是呆子（Willis, 2004: 183-184）。前後比較，小伙子對文憑的看法，大概是從抗拒（*resistance*）到冷眼看待（*disaffection*）（Willis, 2003）。

從Willis的研究出發，我們大概可以看出一個方向，那就是，討論文憑對學生的意義，得從社會脈絡談起，否則易犯一個謬誤：同樣是文憑無用論，先是因爲有也好、無也罷，無妨找工作；再是因爲就算有，提著它也沒人要用我，因此無用。這種「何以」的問題，得參照時代背景，尤其是就業市場現況來分析，否則便無從得知，甚或就要以爲勞工階級男學生逢文憑必反。

2. 有文憑=有工作／好文憑=好工作

由Willis的發現延伸出一個問題：是不是勞工階級都不相信文憑？根據其他學者的研究，這個答案是不一定。

首先，我們談美國勞工階級男學生。Weis（2004: 27-31）^③指出，他們雖

^③我們要注意的是，Weis（2004）的書是由兩個研究所組成的。第一個是她1985年在美國勞工階級學校所做的，第二個也在同一個地方，時間為2000年，訪談對象是1985年的那批學生。主要的問題是：這些學生離開學校之後發生什麼事，後來從事

然同小伙子一般，不喜歡學校，有時蹺一下這堂課、那堂課，跑到別的地方抽個小菸、喝個小酒，但至多就是偶一爲之，而且都會在放學前回到教室去，因爲他們必須上學，即令那些痛恨學校的學生，也不得不承認文憑的重要性。Weis的發現，與Metz相同。

Metz (1989) 發現，貧窮社區的學生與課程疏離、與學校疏離，輟學蹺課樣樣來、一下子這裡、一下子那裡，像打游擊似地到處惹事，有些還願意上學，是因爲父母兄姊的經驗告訴他們，與學校保持最起碼的合作，取得文憑，將來才可能在就業市場糊口飯吃，以他們的話說，這個交易還算可以接受。

另一方面，性別也可能造成勞工階級學生對文憑抱持不同的看法。例如Reay (2005: 916-917, 2006: 301)⁴發現，勞工階級女學生即早，精確地說，在8~10歲之間，便已內化了一種價值：她們考試考不好，所以有病。普遍而言，考試對所有的小孩都有規範、管理的作用。當然，不管哪個階級，學生對考試總是感到緊張，但恐慌、害怕自己會考不好、拿不到文憑而「一無是處」的，只有勞工階級的女學生。這一點，由以下的訪談可以看出一二。

花：我真得很怕GCSE……，我怕我考不好，然後一無是處。

訪：我不懂，妳不可能一無是處啊！

花：會……妳考不到好分數，就是一無是處。

訪：話不是這樣說。

花：是啊！陳老師就是這麼跟我們說的。

什麼工作？中間的轉折為何？筆者引用的資料是Weis於1985年的研究，在此做一說明。

- ④ 這個研究是Reay在1998年進行的，研究持續一學期，對象是兩班六年級的學生，採觀察與訪談，訪談分為個別訪談、焦點團體，所有的學生都接受訪談，訪談共計62次。筆者認爲，訪談的資料非常重要，因此，特別舉出兩個例子說明。

美：我覺得我會得到2級分，只有阿明會拿到6。

訪：如果阿明拿6，那代表什麼？

美：就是他會找到好工作、過好日子，不會在街頭討生活之類的。

訪：如果你拿2，會怎樣？

美：就是我不會有好生活……長大之後只能做一些不怎麼樣的事情。

同樣是勞工階級，Reay的女學生跟Willis的小伙子比較，前者（1990年代）因為怕拿不到文憑／找不到好工作／過不到好生活而焦慮，後者（1970、1980年代）卻以為文憑無用，其中的差別，或是性別造成？或是時代之故？值得探討。事實上，Reay的女學生與Weis的男學生也不盡相同。正如前言，女學生想要好文憑，對於考試多半是戒慎恐懼的，但男學生抱持的，是「不被當就好」的心態，這些人成績再不好看，終究拿到高中文憑，至於上不上得了大學、上什麼大學，是另一回事了（Weis, 2004: 30-31）。

由上可知，不同階級學生的文憑意象，可能不同，並且不同的文憑意象，可能造成不同的行動。本文即以此為出發點，進行經驗研究。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現場與方法

本文以臺北縣隱市國中（化名）七年山班（化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觀察，觀察時間為：95學年度上學期，每週五；95學年度下學期；96學年度上學期每日。實施訪談，訪談對象為導師、學生、家長（依時間順序）。其中，導師訪談計2次，學生個別訪談計41次（原則上，1人1次，視訪談所得酌加）、團體訪談計9次，家長訪談計20次，並且輔以文件資料的分析，文件資料

包括問卷、學生基本資料表、學生在家生活及學習情形調查表、學生輔導資料紀錄A、B表、學習檔案（包括成績單）、聯絡簿、親師通訊、學習單、紙條、日記。本文的發現來自訪談問題（如表1所示）。

表 1 學生訪談大綱

| | 具體問題 |
|------|---|
| 個別訪談 | 1. 父母最常對你說什麼？ 2. 將來想讀到哪裡？哪所學校？為什麼？ 3. 將來想做什麼工作？為什麼？ |
| 團體訪談 | 4. 高學歷、低學歷的人有何共同點？你怎麼知道？ 5. 學歷代表什麼？你怎麼知道？ |

至於觀察的重點，有教師傳達的訊息，以及同儕課間的對話。因為在學生認識文憑的過程中，老師的角色不可謂不重要，而學生對功課、對教育、對文憑有何想法，或許是反映在平時的對話。

筆者在2006年11月10日進入研究現場，2008年2月22日離開，共計約15個月。進入現場第一件事，便是確定學生基本資料。之後，依父親（或母親，依實際情形而定，一般取高者）的教育階層與職業階層，劃分家長階級。圖1為家長的社會空間分布圖。

二、資料引用

本文引用的資料，包括問卷、訪談與文件分析。以訪談為例，譬如（070320訪婷），是指2007年3月20日與小婷的個別訪談（071026團訪一瑄），意思是2007年10月26日的團體訪談，報導人包含小瑄，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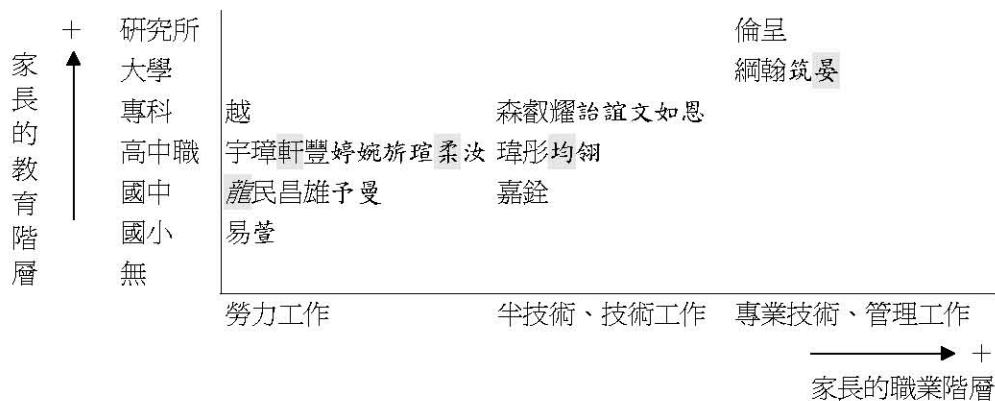


圖 1 家長的社會空間分布圖

註：1.新細明體部分為男孩、標楷體為女孩。

2.陰影部分為單親，斜體為隔代教養。

表 2 資料引用說明表

| 引用格式 | 所指 |
|--------------|------------------------|
| 問卷二—叡 | 阿叡填寫的問卷二 |
| 070314 訪汝 | 07年03月14日與小汝的個別訪談 |
| 071018 團訪—瑋 | 07年10月18日的團體訪談，報導人包含阿瑋 |
| 071207 訪耀媽 | 07年12月07日跟阿耀媽媽的訪談 |
| 071015 閒聊—導師 | 07年10月15日與導師的閒聊 |

肆、國中生的文憑意象

文憑關乎工作（工具價值）、面子（象徵價值），但不是說要工作的，不看重面子，或者，要面子的，不在意工作，兩者只是程度之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同一個學生出現在不同的標題底下。

一、好文憑=好工作／有文憑=有工作

談到文憑，學生第一個想到的，是工作，無論來自哪個階級，皆是如此。

例如阿呈（37。父：經營漫畫王；母：國中國文老師），阿呈說，讀書最重要的目的是「學歷」（問卷二一呈），阿翰（17。父：中國電器副總；母：家管）說，學歷「好看啊」，「給雇主看」（071022團訪一翰），是為工作著想，計較的是「職業選拔」（問卷二一翰）時「一時之間的好感」（071030訪綱）。

阿綱（2。父：隱市國中理化老師；母：出版社編輯）認為：「爸爸因為有讀書，才不用跟阿公一樣當農夫」（070308閒聊一綱）。還說：

我爸他會離鄉背井上來讀書，因為他是南一中畢業，所以他大概不會想說要當個農夫吧，因為他是那種有辦法讀書的人。

他表示：

現在的社會比較勢利，你有了學歷，就好像有個通關的方式，因為別人面試的時候，都會先看履歷表，才叫你什麼時候來，所以說，如果履歷表上面寫的是比較好的學歷的話，雇主可能就會有一時之間的好感。

沒當過雇主，他怎麼知道？他說：「人都是一樣的。而且我爸有時候在家會這樣講」（070411訪綱、071030訪綱）。拿阿公、爸爸一番比較，他的結論是：為了「找一個好工作」（問卷二一綱），他得好好讀書。

有些學生，譬如阿倫（9。父：核一廠工程師；母：私立科技大學副教授），甚至認為，爸媽沒那麼了不起，他說「不覺得讀博士班很難^⑤」，因為

⑤ 倫媽有三個妹妹，加上他自己，四人當中，有三個博士、一個碩士。周圍都是博士、碩士，難怪阿倫不覺得博士了不起。

「媽媽每天坐在電腦前寫，幾個月之後，論文就完成了」，而且「媽媽也沒有很厲害，他教書的學校很爛」(071022團訪一倫)。對他而言，上學是要「學習，學得愈多，以後賺的錢愈多，工作愈輕鬆」，只有高學歷的人「在工作上才可以跟別人競爭」，現在「讀大學工作很難找，大學生滿街都是」，所以，一定要「讀到碩士以上」(070307訪倫)。

非中產階級的學生也以父母為參照，只是，是負面參照：「沒有文憑，就會跟父母一樣」。邏輯是阿豐說的(聯絡簿一豐)：

現在職場愈來愈飽和的情況下，想要比別人好找工作，只有拼高自己的學歷或尋找一技之長了，要是連這把打開未來的鑰匙，那就……了。

阿豐(4。父：水電工；母：成衣廠作業員)表示，如果像爸媽，「工作很辛苦，回家都很累了」，而且，書讀不好，「會被小看，只能做些基本工作」，讀好書，「以後選擇較多」(問卷二一豐)。「建中、台大」是他的目標，以後也想「讀博士」，然後「從事賺比較多錢的行業」(問卷一一豐)，當然，博士也是會失業的，但「(大學生)市場已經飽和」(071018團訪一豐)，他覺得不往上念不行。

阿璋(8。父：三溫暖主管；母：家管)也是，他認為「沒有學歷基本上等於沒工作」(問卷二一璋)，而且，「讀好書有鐵飯碗，像醫生、律師那種職業不會失業」，璋爸跟他說：「你讀好書，不管你去哈佛，還是到外面留學，幾百萬都給你」(070402訪璋)。才上國中，他就寫：「讀愈多書，就有愈來愈光明的未來，不讀書，前途就像在汪洋大海中，無法生存」(學生基本資料表一璋)。

還有阿璋(9。父：貨運司機；母：家管)也是。筆者問他以後要讀哪裡，他說：「高職不行，因為以後要讀大學。」至於大學，「台大電機系是終極

目標，因為學校好，找工作比較順利。」總之，「不想讀科技大學。」如果考上私校，「自己一定要重考，台大學費就蠻貴的，何況私立的，家裡沒錢。」他「想靠腦子賺錢，不想像爸爸一樣靠勞力。」因為「(靠勞力)能做到幾歲?身體到40幾歲就不好了」(070607訪璋)。

事實上，學生的想法，直接來自父母。他們的父母，沒上過大學，不知大學「在幹嘛」。小瑄(34。父：機場點貨人員；母：家管，兼賣水餃)的例子最能說明。

爸媽要小瑄讀大學，他的反應是：「爸爸媽媽說的話我都聽啊，我沒意見。」、「上大學有什麼好處?」、「我不知道有什麼好處耶，可是媽媽就說好處一大堆，等我上大學就知道」(070504訪瑄)。

他們不知道大學在幹嘛，可是媽媽說大學畢業才找得到工作。我爸爸在機場點貨，有時候上早班、有時候中班、有時候晚班，有時候還要連班，他說很辛苦。媽媽就說，我大學畢業就可以坐辦公室、吹冷氣，看別人點貨，爸爸就在旁邊說對啊。

其實，小瑄想當歌星，但爸媽說：「要當歌星也要大學畢業」(070302閒聊一瑄)。半年後，小瑄告訴筆者(071026團訪一瑄)：

我媽說現在就連讀到大學，要刷馬桶的工作也不見得有，如果只讀到高中或國中，那我一生就完了。要我讀到大學，至少還有刷馬桶的工作，電視不是說，有一個大學生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就去刷馬桶。我媽說，最低限度是大學，我最好讀到研究所，然後當律師。

勞工階級有多不瞭解大學?從小予：「媽媽希望姊姊跟哥哥讀一樣的大學，這樣就可以接哥哥的教科書，可以省下一筆錢」(071023團訪一予)。但哥哥讀的，是私立大學，學費遠多於書錢，以及阿璋：「要選以後可能用得到

的」、「我想做那種生化科技」(071018團訪一璋)，卻要念「台大電機」(070607訪璋)，便知一二。

有些勞工階級的學生，也知道文憑與工作有關，但是，知道是一回事，不代表他們想要⁶，阿民、阿軒就是典型的例子。

阿民(31。父：油漆工；母：送貨員)是獨子，媽媽跟他說：「好好讀書就可以坐在辦公室、吹冷氣，不用在外面跑來跑去。」但他覺得「沒差」，「而且動頭腦更累，寧願像媽媽一樣在外面送東西。」再者，「看新聞一堆人也是坐在辦公室工作啊，然後上廁所就暴斃，因為頭腦太煩所以死掉了。」對他而言，「錢乃身外之物，錢那麼多幹嘛？夠用、夠養活自己或家人就好」，「死掉要錢幹嘛？」讀書的目的在於：「明辨是非，書讀得少，比較沒辦法分得那麼清楚」(070525訪民)。阿民覺得，自己升上國中之後，愈來愈懂事，這就是讀書的好處⁷。總的來說，阿民的未來，爸媽並不強迫，只希望他升學還是就業，都要「適於自己、有技術性的」(在家生活及學習情形調查表一民)。

阿軒(38。父：木工、兼開計程車；母：離異)是阿民的好友。爸爸以前常跟阿軒說：「功課讀好一點，以後才會有成就。爸爸以前功課也是不好，才會去做木工。」至於，以後要讀到哪裡，就「看他自己能力而定」(在家生活及學習情形調查表一軒)。其實，將來的路，阿軒已經想過，他決定「高中畢業後，先到便利商店打工，當完兵再找工作」，反正，他「不喜歡讀書」(問卷二一軒)，書讀多一點，也是「工作輕鬆一點」罷了(071024團訪一軒)，他並不介意跟爸爸一樣，讀到高中，當個工人(儘管他的第一志願是「棒球選

⁶ 當然，是真的不想要，或是因為成績欠佳而要不起，乾脆說是自己不要的，仍待研究。

⁷ 阿民言下之意，有些「以教育本身為目的」的意涵，但這類學生實在太少。與阿民最接近的，算是小予。小予認為，讀書可以「增加知識，要不然像個呆子一樣，什麼都不懂」(問卷二一予)。

手」)(070305訪軒)。

1977年，Willis問：

有件事極難解釋：「別人」為何讓中產階級學生找到中產階級工作 (why others let them)，勞工階級學生為何讓「自己」找到勞工階級工作 (why they let themselves)。

關於後者，Willis以洞察為答，然而，他的說法，不適用於本文。本文勞工階級學生有所洞察，但反知的原因，卻是「不喜歡讀書」，譬如阿民、阿軒。

此外，阿民、阿軒的「做工沒差」，還有兩個可能。

首先，我們一直相信的：學生都「看重」，並且「追求」文憑，未必正確 (Smyth, 2003)。有些學生認為學校教的事，跟生活沒有關係，就算學會了，也沒有用處；有些學生就是認為自己讀書讀不來，拚也拚不過別人，待著也沒意思，索性選擇離開；有些學生因為功課實在太多，負荷不來，他們的生活不該落得只有念書，因此，決定先走為快；有些學生覺得學校是那些上大學的人念書的地方，不想上大學的，勉強留著也沒有意義，儘管父母希望他們念書，但是志不在此，也只能跟父母說抱歉；有些學生提出只要他們有一技之長，不怕找不到工作，雇主不見得會在乎他們有沒有通過什麼考試；有些學生想做的工作，無需在校那麼多年。阿民、阿軒就是如此。以往，我們思考的方向常是：努力念書，錢多事少的好工作等著你，但是，如果學生只想找個餬口的事做，便沒有死命用功的必要，也就是說，學生的在校表現好或不好，也許跟階級無關，關鍵在於「有沒有必要」，就像前述阿宇等人的「接爸爸的店」。

其次，我們還可以這麼看：因為想要避免缺乏 (lack) 帶來的羞恥 (shame)，勞工階級索性拒絕得不到的，然而，在此同時，也拒絕了有價值的，結果，讓別人更看不起 (Bourdieu, 1977/1979; Sayer, 2002, 2005)。

二、沒文憑≠沒工作／有文憑≠有工作

有些學生因為親友開店或是父母的經驗，而覺得文憑跟工作不一定有關。

譬如阿森（23。父：經營資融公司；母：家管），他相信：「成績或數字不代表一切，像王永慶、郭台銘從小成績也不好呀！但為何可成為大企業家？」（問卷二—森）「能力才是最重要的，會讀書搞不好是書呆子，公司當然要會做事的。」儘管「大學生失業，只能做一些亂七八糟的工作」，他還是想上大學，因為只上高中「不能聽」（070312閒聊—森）。萬一以後，真的找不到工作，至少可以「去叔叔的公司上班」（071023團訪—森）。

阿宇（28。父、母：經營便當店）說：「努力讀書不適合我，我寧願去放羊。」宇爸希望他「科技大學畢業」（在家生活及學習情形調查表—宇），但阿宇只願讀到高中，對於媽媽嘮叨他讀書、以後工作才會輕鬆，他覺得「講那麼多，很囉唆」，他「不相信、不信邪」，認為「就算沒有大學畢業，也可以坐在冷氣房工作」，「像那個王永慶，他沒有很高的學歷，還不是當老闆？他下面有很多高學歷的人」。反正，再差，都有「爸爸的便當店」可以接（070604訪宇）。後來，他想想還是上大學好，只是理由無關工作，而是「不想當兵」（問卷二—宇）。

小翎（33。父：電視台幕後工程人員；母：經營資訊行）表示：「以後想當老闆（不確定）」，因為「想完成媽媽的工作」（問卷一—翎）⁸。對於小翎的想法，翎媽答：「那也要看店還在不在」（071204訪翎媽）。翎媽的顧慮有道理，事實上，二年級下學期甫開學，阿宇家的便當店就倒了。

⁸ 中產階級的阿呈也曾說，將來可以「繼承爸爸的漫畫王」，因為他是「長男」（070605訪呈）。

老實說，學生想接爸媽的店，不足為奇，因為家長也做如是想，譬如雄媽，她曾說：「如果讀不上去，以後就接我們的店。」、「年輕人可能不喜歡市場的環境，我們現在弄那一家，要填單子的，還有冷氣，他們可能比較可以接受」（但雄爸不願小孩跟自己一樣賣麵）（071126訪雄爸媽）。這類學生，以男生居多，他們的情形，一言以蔽之，就是有退路，所以，比較有恃無恐，可以瀟灑地說沒文憑未必沒工作。

阿森等人的情形就是1970年代的小伙子：沒文憑也有工作。1970年代，工作多的是，不必高中文憑，都有工作做，小伙子根本不願待在學校，被迫為之的結果，只好自力救濟，做亂找樂子。差別只在，他們放鬆，而非抗拒，隨緣讀到哪兒，算哪兒。反正，就像阿宇說的：「有好學歷就有好工作」，讀不好，頂多接爸爸的店，「就當廚師」（問卷二一字）。

而下述的阿越類似1980年代的小伙子。1980年代，工作銳減，再加上女人、移民搶入勞力市場，小伙子失業了，之於他們，文憑還是無用，因為有了那張「紙」，工作還是沒著落（Willis, 2004: 183-184）。

阿越（21。父：失業；母：印刷打包工）是很特別的例子，他覺得有文憑不一定有工作，這與爸爸的失業有關。

越爸國立大學畢業，但是「以前開工廠啊、欠錢什麼的」，現在「官司纏身」，媽媽「在印刷工廠，幫書包裝」。阿越家比較複雜，爸媽「之前一聲不吭，悄悄搬離家裡，還拿家裡的房子貸款開公司，公司倒了，只好回家住。」、「他爸爸只要跟老闆說了什麼，老闆不聽，他就覺得那家公司沒有前途，就自動離職」（070912訪越姑）。因此，阿越有個印象：「我爸之前找過5、6份工作，然後進去沒幾個月就被踢，有幾次是自己不想做。」有越爸為例，阿越「感覺讀書好像有用，找工作比較容易，然後找了又被踢、踢了又再找、找了又被踢、踢了又再找。」、「像我爸，還不是大學畢業？現在還不是失業、

無業？」(070524訪越)偏偏，新聞又報導：「有些工作以後要讀到大學、碩士班以上的，還要看什麼證書的，他媽媽的，招牌掉下來都會砸死3個大學生。」弄得他好亂。

三、好文憑=好名聲

除了工作，文憑之於學生，還有一層意義：面子。

阿倫把成績單留著，「以後要給小孩看特別好的，告訴他們爸爸都考第二、第三（說第一太厲害，他當不了）」，他說「碩士一定要讀」，除了好找工作，也是因為「聽起來比較好聽、比較有面子」，至於博士？「要看自己的表現再說」(070307訪倫)。

阿綱也在乎面子。小三、小四時，綱爸告訴他「最好的高中是建中」，彼時，他就立志要念「建中、台大（生命科學系或獸醫系）」(問卷一—綱)。為何非台大不可？阿綱說

你想嘛，你以後牆上⁹就掛建中畢業、然後台大獸醫系的高材生，那人家就會覺得，哇，這個怎麼那麼厲害，那如果是某某大學，那人家就會覺得，ㄟ，某某大學喔，明明台大就比較好那種感覺。

(070411訪綱)

相較之下，女生要好文憑，是因為好文憑代表自己聰明或至少不笨，小恩、小晏就是如此。

⁹ 綱爸表示，每次月考完，阿綱都會打電話回美濃老家跟阿公報告，阿公很在乎他的成績，還把他從小到大的獎狀全貼在牆上了（以前是貼綱爸的）。綱爸說，這樣阿公高興，阿綱也覺得很有面子（071210訪綱爸）。看來，貼獎狀、掛證書似乎是阿綱家的傳統。談到打電話報告成績，阿倫也會這麼做，只不過，對象是旅居美國的阿姨，次數只有一次，是二年級上學期第二次月考，阿倫得到前所未有的好名次（全班第五名），便央求媽媽打Skype給阿姨，跟他說自己考得很好（071207訪倫媽）。

小恩（1。父：少校退休，現任藥品採購；母：家管）幾乎每次都是第一名（有時還是校榜第一）。他認為「文憑只是一張學歷而已」（070503閒聊一恩），「有些博士碩士做一堆很奇怪的工作」，所以，「就算學歷高，（找工作）也要靠關係」，會不會有好工作，以後才知道。但，第一志願，他是勢在必得的：

筑：我們鋼琴老師說現在很多都不想聘名校的。

恩：喔對，因為他們覺得第一志願的比較驕傲。

研：那你不要念第一志願？

恩（毫不考慮）：要啊！（071025團訪一筑、恩）

由問卷二（見以下方格）的「榮譽感」、「嘲笑」、「丟臉」、「冷嘲熱諷」、「不被重視」可知，小恩有多在意面子。

整體而言，我喜歡讀書，不喜歡讀書，我認為讀書最重要的目的是？（大家都在讀丫），書讀好的話，自己有榮譽感、不被嘲笑，如果書讀不好，很丟臉、被冷嘲熱諷、在學校不被重視，基本上，學歷跟我的未來有關係（請說明比較好找工作）沒關係（請說明很多高學歷的還是失業）。據我所知，高學歷的人有一些共同點（請說明較受人尊敬），低學歷的人也有一些地方相似（請說明生活比較苦），我認為我將會是個高學歷的人，低學歷的人，因為只要有機會，就要繼續讀下去。

小晏（13。父：土木工程師；母：賣衣服^⑩）的爸爸跟他說「讀書很重要」，要他「讀好高中、上好大學」，最好讀到大學以上，工作才輕鬆。小晏受

^⑩兩人在小晏大班時就離婚。國小五年級之前，小晏都是跟著爸爸住臺中，之後，才回到花園市跟著媽媽。

爸爸影響很深，「怕跟不上」的他「主動要求補習」，雖然，媽媽一再說「快樂就好」、「不需要讀書讀得那麼辛苦」，但小晏把媽媽的「不嚴格」，解讀為「消極」，並且猜測「可能媽媽以前也不讀書」，「阿公對媽媽很嚴格，媽媽不喜歡那樣」。臺中的阿媽常打電話給小晏，問他「最近好不好、有沒有認真讀書」，還說「(你)表哥每天讀到半夜一點多，都考校榜第一名」，偶爾會透露「大學沒工作，以後要把表哥送到國外去讀書。」小晏表示，姑姑們常拿他跟同年的表哥比較，「大人都說我比較笨，雖然是開玩笑地說，但我不喜歡這樣」(070522訪晏)。他想，如果可以上好大學，就不會有人這麼說了。

相較於中產階級學生想到的，是自己的面子，非中產階級學生則是要為父母、甚至整個家庭爭光。小汝、小誼、小婉、小柔都是這樣的。

小汝(29。父、母：賣水果)的爸爸會對他說：「你看，你堂姐的成績這樣，你這樣。」(070314訪汝)「你這次給我考這樣子，我在別人(朋友)面前很沒面子」，小汝心想「你幹嘛這樣說」，但也只能「心裡難過」(071025團訪一汝)，並沒有說什麼。

小誼(7。父：三菱汽車課長；母：戶政事務所工友)也是一例。他說：「媽媽說，我上好學校就可以跟他同事炫耀。」、「他就說同事小孩有多厲害，好像隨便寫一寫就100分一樣」(070322訪誼)。小婉(15。父：油漆工；母：家管)的遭遇雷同(070403閒聊一婉)：

研：怎麼了？看起來心情不太好喔？

婉：對啊，我昨天被媽媽打，考試考不好。

研：什麼程度叫不好？

婉：我媽媽說10幾名太爛，要考前10名才可以。

研：名次很重要嗎？

婉：對啊！

研：哪裡重要？

婉：不知道。不過，每次我考好，他都會打電話跟親戚講。

研：這不是很奇怪嗎？

婉：因為親戚也會打電話問啊。

小柔（11。父：開計程車；母：離異）的哥哥連高中都沒念，姑姑會在他耳邊說：「你們家已經跟普通家庭不一樣了，至少在某一方面要讓人家看得起」，「除了這個（小柔的成績），沒什麼能讓人肯定的」（070614訪柔），小柔就想「至少家裡不要被看不起，說兩個都不讀書」，「不想讓親戚看笑話、說不讀書、沒有用」，「（我們家）樣樣不如人，至少要有一樣跟人家可以比的」（070303訪柔）。

四、文憑＝嫁妝

從前，想上大學，有許多原因，譬如交朋友、找對象等，未必是為工作打算（Collins, 2002）。至於，想上某些大學，可能是父母覺得好、很多朋友在這兒、足球、籃球校隊出名、性別比合意、夜生活精彩，而不是會計系如何、經濟系怎樣。之於學生，上大學免於父母控制，之於家長，大學讓子女不被外界污染（Brown, 1995）。今日，由於文憑貶值，找工作愈來愈難，也因此，找工作遠比找對象重要（Collins, 2002），但這不是說，女孩不再在大學找對象了。

事實上，對於女孩來說，文憑的工具性價值不只是找到工作，也是找到好老公之所寄。

小詒（25。父：大陸印刷廠主管；母：家管）的媽媽要他認真讀書，因為「小姑姑就是小時候讀得很好，然後去美國念書，然後交到一個很帥、然後功課很好的、當老師的」，而且「考得好，可以吹冷氣上班，比較有好的工

作，就像小姑姑一樣，很輕鬆的工作，在銀行接接電話啊、打打電腦、輸送資料就好。」(070611訪談)。事實上，媽媽、阿公都會跟小詒說：「你要讀好書，然後像小姑姑一樣，嫁個好尪^①，還去美國留學這樣」(071029團訪一詒)。

小瑄(34。父：機場點貨人員；母：家管、兼賣水餃)的媽媽，用負面表述的方法「恐嚇」他。「我媽媽說，我如果再這樣下去，就不能找一個好夫君，看人家願不願意娶我」，「除非有丈夫來娶我，那我就很幸福了」。小瑄接著說：「但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沒有這個人呢？」、「沒人看得起我，怎麼辦？所以媽媽叫我要努力。」要不然，「一個漂亮的女孩子，在路上掃地，然後刷馬桶，人家自然而然覺得你很奇怪，那當然不會喜歡你」，最後，「我只能嫁個刷馬桶的」。媽媽還說：「讀書讀不好，起碼要長得漂亮，人家才會用你」，但如果小瑄「再這樣笨下去，長相也會變醜」(071026團訪一瑄)。

持平而論，「拿文憑找老公」也算一種激勵，如翎媽跟小翎(38。父：電視臺幕後工程人員；母：經營資訊行)說：「讀大學很好玩，我們沒念過，也會憧憬啊！我跟他說大學就可以聯誼，可以交到很棒的男生。女生一定要把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071204訪翎媽)。姑姑跟小柔(11。父：開計程車；母：離異)說：「讀得來都是你的，永遠用不完。讀書是最好的嫁妝。」(071212訪柔姑)但是：

柔：女生學歷太高找不到男朋友。

研：為什麼？

柔：因為男生會自卑，不是都這樣嗎？(071119閒聊一柔)

換言之，學歷太高，不見得好，起碼，交男朋友就有困難(但小柔還是想念博士)，猶有甚者，當婚姻變成退路，學歷更非必要，小萱(24。父：公

① 臺語發音，尪，指丈夫。

車司機；母：清潔工、兼作裁縫）就說：「本來想說不喜歡讀書，畢業就嫁個有錢老公」（071023團訪一萱）。雖然小誼（7。父：三菱汽車課長；母：戶政事務所工友）不這麼想：

如：讀書為了過好生活啊。（3。父：警察；母：大同公司電腦工程人員）

誼：為了過好生活，那你去嫁王永慶啊！（071019團訪一如、誼）

但也道出，婚姻確實是女孩的一個選項。據此，Reay等人說的「勞工階級女孩最怕拿不到文憑」（Reay & Wiliam, 1999; Reay, 2001, 2005, 2006），無法適用本文，或者說，只能說明小婉（父：油漆工；母：家管）之類的女孩，因為「什麼都不好」，只能靠自己。

婉媽常跟小婉說：「你人已經長得不好看、身材也不好，功課如果不好，以後要幹嘛？」、「什麼都不好，就只有成績能看，如果成績不好就沒用了」（070601訪婉）。「這個社會很現實，如果你是老闆，你是要聘一個做事勤快、漂亮的女生，還是一個慢吞吞、胖胖的女生？」（071026團訪一婉）媽媽一再地恐嚇，小婉不害怕都不行。

五、文憑價值何在？我也不清楚

當然，並非每個學生都知道文憑的工具、象徵價值，有些學生就是懵懵懂懂的。這一類的學生，要不家庭狀況極好，要不極差，前者以小筑為代表，後者有阿龍、小婷為例。

小筑（5。父、母：經營伺服器整合公司）是班上的「氣質美女」，「鋼琴彈得超好的，被保護得很好很好，是屬於養尊處優那一型的。」（070124訪珠導師）筑爸同意：「不是功課弄得很好，就有出息，做大廚也可以有一番事業。」不過，仍希望小筑「盡量上好一點的大學，文憑畢竟是人家要看的東

西」(071213訪筑爸)。奇怪的是，爸爸只跟他說「現階段要以課業為重」、「進校榜前50」(070518訪筑)，所以，小筑對文憑幾乎沒概念，還說「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彈鋼琴」，「成績不好不會難過，但沒琴彈會受不了」，書讀好，好像「以後比較好，找工作比較容易」，但「是我猜測的，我也不曉得」(070518訪筑)，只覺得「爸媽會希望我一直讀下去」(問卷二—筑)。

阿龍(39。父：失業；母：離家)是祖父母帶大的(070403訪龍)。爸爸「因為販毒入獄，一直到阿龍國小六年級才出獄」(070402閒聊—珠珠導師)，媽媽呢？在阿龍「剛會站的時候就跑了。」龍爸跟他說：「成績考壞沒關係，認真做乖孩子就好了。」除此之外，父子倆並「不常講話」，阿媽說過：「讀高中繳費很貴，家裡沒錢，國中畢業就好出去打工。」其實，阿龍還是想念書，但也只能回答：「隨便」(070403訪龍、070613訪龍)。

相形之下，小婷的狀況要好一些。小婷(36。父：失業；母：婚紗公司禮服秘書)的爸媽要他「平安完成國中三年學業即可」(在家生活及學習情形調查表—婷)，珠珠導師表示：「因為這個小孩小學就這樣了，所以爸媽不期待他國中怎樣。可能小學老師就告很多狀，什麼功課不會寫、什麼都是」(070208訪珠珠導師)。小婷也是這麼說的：「他們說只要及格就好。」、「能念就念，不能念就放棄，畢業就好。」、「大人都嘛說認真一點，什麼工作碗糕的。」、「但是爸媽從來沒跟我說過要我讀到哪裡，我自己就想高中就好」(070320訪婷)。

伍、不同階級學生的認知路徑

本文發現，學生的文憑意象可依父母教育程度(是否上過大學為指標)，以及工作性質(勞心／勞力，或直言，職業類別)，分為兩組。其中，家長上過大學、從事勞心工作的中產階級學生為一組，父母沒上過大學、做勞力活兒

的非中產階級學生為一組。除了「沒文憑≠沒工作」、「有文憑≠有工作」，以及「文憑=嫁妝」幾乎專屬非中產階級之外，階級之間的文憑意象有相當「類似」的一面，如表3所示。

表 3 階級之間的共同意象

| | 中產階級 | 非中產階級 |
|-------|------|-------|
| 工具價值 | √ | √ |
| 象徵價值 | √ | √ |
| 幾乎沒概念 | √ | √ |

只是，仔細分析過後，學生的意象應該進一步如表4所示。換言之，乍看相似，甚至相同，邏輯實有二致。筆者稱此為認知路徑（cognitive path）。

表 4 共同的意象·不同的認知路徑

| | 中產階級 | 非中產階級 |
|-------|-----------------|--------------|
| 工具價值 | 有了文憑，至少可以跟爸媽一樣。 | 沒有文憑就會跟爸媽一樣。 |
| 象徵價值 | 有了文憑，自己有面子。 | 沒有文憑，爸媽沒面子。 |
| 幾乎沒概念 | 爸媽會希望我一直讀下去。 | 他們說畢業就好。 |

路徑是人們經常、習慣性走的路，或是生活、行為、思考的方式。若以筆者自己的話，應以人們思考之道（the way people think）最為貼近，易言之，強調的，是如何、所以然（how）的部分，也就是如何、怎麼想。

從田野資料，本文發現，中產階級、非中產階級學生的思考之道，非常不同。以下分別說明。

一、擁有／期許自己vs.匱乏／警惕自己

首先，同是工具價值，中產階級學生著眼於「擁有」，也就是說，「有了文憑，我至少可以如何如何」，非中產階級學生看到的卻是「匱乏」，亦即，「沒有文憑，我就會怎樣怎樣」。

一般而言，中產階級擁有的多（**they are the haves**），匱乏的少，不但衣食無缺，甚至名利皆有。相對而言，非中產階級匱乏的多（**they are the have-nots**），擁有的少，錢賺得沒人多，說到名，頂多被當成一個集體，統稱為無名英雄（說是英雄，還是沒沒無聞）。他們的生活，正如子女所說的：辛苦。

這種辛苦，不單在父母看來，在子女眼中，也是「書讀不多」所致。活生生的例子在身邊，孩子害怕的，就是跟爸媽一樣：做工，爲了避免這種事發生，再怎麼不願意，也得強迫自己努力。「警惕自己」，是這些學生的認知路徑，這一點，與父母的教育（抑或溝通？）方式也有關。他們會問孩子：「你要像我一樣嗎？」久而久之，聽進去的孩子，自然拿父母當反例，警惕自己。

至於中產階級學生，相信自己可以跟爸媽一樣，猶有進者，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他們的父母也是「孩子，我要你比我好」的心態。於是，「期許自己」成了中產階級學生的認知路徑。

二、為自己vs.為父母

其次，同是象徵價值，中產階級學生想的，是自己的、個人的榮譽，非中產階級學生掙的，卻是爸媽的、集體的面子。這一點與前述的「匱乏」不無關係。譬如，比教育程度，中產階級父母要不博士，要不碩士，最差的，起碼還讀過大學，非中產階級呢？至多就到專科。再如比職業類別，前者不脫「師」字輩：醫師、律師、老師，也有工程師，再好一些的，就像學生常掛在

嘴上的「董事長」。後者，可能是技術工、半技術工、體力工，再慘一點的，什麼工都不是，失業在家，坐困愁城。別人問到職業，還要遮掩。

無論比什麼，中產階級父母有的是裡子、面子，無需子女再添一筆，「為自己」妝點，便成了中產階級學生的認知路徑。以小恩為例，她就像Ash中學的女生（Killeen, Turton, Diamond, Dosnon, & Wach, 1999），認為文憑象徵自己的菁英地位，只是，她的菁英地位不是階級，是第一名。這類學生名列前茅（*high-flyers*），之於他們，上大學再自然不過，他們是老師的寶，有著莫名的優越感，連帶著，成就動機高，不只立志上大學，而且，要入得了眼的大學才行（Biggart & Furlong, 1996）。

相反地，非中產階級家長怎麼比都矮人一截，當然希望子女爭氣，好壞圖個「歹竹出好筍」。總之，自家小孩若比別家強，尤其是比那些中產階級的小孩厲害，也算成就一樁。長久下來，孩子內化了這種價值，比不過還覺得對不起父母，這種「老的爭不贏，小的接場拚」的「為父母」出頭，乃成非中產階級學生的認知路徑。林文瑛、王震武（1996）曾說，對臺灣的民眾來說，文憑除了帶來的機會與附加價值外，也是個人價值與尊嚴的指標。本文以為，對非中產階級女學生來說，所謂的價值、尊嚴，不僅止於個人層次，而是跟父母、甚至整個家族勾連在一塊。這一點，國外的文獻幾乎看不到，或者說，截至目前，筆者尚未找到相關研究。

從以上的「警惕自己、為父母」，我們可以看到階級的潛在傷害（*hidden injuries of class*）。羞恥是階級特有的經驗。社會團體藉由他們有而別人沒有的，來表示自己獨特，位居下位的人，不知道上面的人怎麼看自己，並且深怕自己被看不起。羞恥源自缺乏，而非說了或是做了什麼事，它可能是說不清楚的，猶有甚者，不是意識層面的，但終究是讓我們受苦的。如果，價值是一言堂式的、不容爭論的，對於不平等，又採個人化的解釋，羞恥會更重。Sayer

(2005)就指出，勞工階級父母愈重視教育、愈相信功績社會、愈希望小孩上進，愈可能感到羞恥，羞恥是跟別人比較產生的，譬如勞工階級跟中產階級比較教育成就。在階級社會，讓失敗的人覺得羞恥，是結構作用，這種羞恥，卻被當做個人的事。這一點，Cobb (1972)描繪的很深刻。

他發現，勞工認為自己做的事不重要（跟那些坐辦公室的比起來）、怕自己在家是多餘的，這與社會如何看待勞力工作有關。在階級社會，身分的問題就是社會價值的問題，重要的是做什麼工作，而不是擁有多少技能。專業的、管理的、技術的，硬是比手工的、書記的工作高級，因為培育一個有技能的人需要很多時間。於是，「我跟他一樣好嗎？」變成「我在社會上的價值比他高嗎？」、「我跟他一樣有價值嗎？」，任何時地，宰制階級都是設立標準的人，文化跟他們不同的，被貶為沒有文化，能力不一樣的，被說成沒有能力，因此，附屬階級常有邊緣化、失敗、不足的感覺 (Cobb, 1972)。

整合以論，「你要像我一樣嗎？」，言下之意，便是不要跟我一樣，像我不好，我是失敗的、不足的。勞工階級學生內化了這種價值，形成了「警惕自己」，並且「為父母」的認知路徑。

三、沒必要vs.沒有用

最後，一樣是沒概念，中產階級學生想的是「沒必要」，非中產階級學生則認為「沒有用」，前者沒理過為什麼父母要自己認真，總之，天下父母皆如此，也就沒有深究的必要，這類小孩認為功課好，高興一下就過，說有什麼好處，目前還感受不到，表現差，亦無須難過，爸爸媽媽也說盡力就好。反正，聽爸媽的話做事，做著做著，成績即便不是拔尖，倒也不至於難看。這類中產階級是父慈子孝、家庭和樂的那種，就像小筑。

至於非中產階級，家人要他們努力，好像也是嘴上工夫，說說而已，成

績及格呢，連個鼓勵也沒有，不及格，以前還會打個幾下，說自己為何這麼笨，現在只要老師不告狀，也就不需要挨鞭子。小婷是典型的例子。

對小婷來說，為何讀書？不就因為那什麼強迫入學條例；讀書的意義是什麼？沒想過，這個問題太難，她不會回答，搞不好，連父母都不清楚，只知道以後若是考上私校，就要一切自理，家裡沒錢啊。這類勞工階級是最困頓、最有問題（譬如父母失業、離婚等等）的那種。譬如阿龍，他就像Biggart與Furlong（1996）所說的閒晃者（drifter），缺乏動機，父母未給予任何課業指導，就算想認真，也會有輟學的同儕，三不五時地吆喝玩樂，不參加就沒朋友，因此，成績總是倒數。只是，閒晃者以家人、朋友的失業經驗為鑑，害怕畢業，只能觀望外頭的情勢，確定有活幹，再離開學校。阿龍連觀望都不行，家裡沒錢，就算只能打工都好。

「幾乎沒概念」，是因為父母不會跟孩子說過什麼工具、象徵價值，造成學生什麼都沒想過。中產階級父母不說，孩子不問，是因為「沒必要」，好好關照著，自然就走到成功的路子上去，不需要知道太多。勞工階級家長不說，孩子不想，是因為「沒有用」，生活都過不下去了，自己能給孩子什麼支持？只希望不要惹麻煩，平平安安就好。

綜言之，即便階級之間的文憑意象（what）一樣，認知路徑（how）也未必相同，最重要的是，認知路徑的差別，使學生的行動相異，結果分殊。更精準地說，中產階級較重內在價值，非中產階級較重外在價值，所以，在其他條件——如智商——相似的前提下，期許自己、為自己的中產階級學生容易成功，警惕自己、為父母的非中產階級學生較多失敗。

陸、結語

階級的教育作用，即便是個人化理論者，譬如Giddens，也未曾否認。揆

諸教育社會學名家，如Bourdieu、Willis等人的著作，文憑是研究階級作用的極佳切入點：學生對文憑的看法，亦即其文憑意象，影響其作為，其文憑意象又受階級型塑，這樣反推回去，只要瞭解不同階級學生的文憑意象，就可明顯看出階級的教育作用，故而本文擇定一個階級分布較貼近社會結構的國中班級，進行學生的文憑意象研究。結果發現，中產階級、非中產階級學生的文憑意象有許多看似相同，實則迥異之處，本文以認知路徑解釋此一現象。一般而言，中產階級學生從擁有的、期許自己的、個人的角度看文憑。他們是這麼想的：有了文憑，至少可以跟父母一樣，有個不錯的工作、不錯的收入、不錯的社會地位，如此，自己面子好看。即便懵懂一些的，也還知道，父母希望自己往上念，循規蹈矩、本本分分念就是，沒必要瞭解太多。非中產階級學生的認知路徑底下，有階級的鑿痕，或說，藏著階級的傷害。非中產階級從匱乏的、警惕自己的、家庭的面子，來看文憑的價值。他們的思路是這樣：沒有文憑，就會跟爸媽一樣，工作辛苦、收入少、被人瞧不起，而且不會念書，爸媽臉上無光。慘一點的，生活都過不去了，知道文憑價值又如何？沒有用！畢業就好。還有一些非中產階級學生，對文憑不是很執著。譬如家裡開店的，有爸媽的店可以接，不愁沒飯吃，能讀書最好，不能的話，也不至於恐慌。還有覺得動腦難過，寧願動手的，將來有個工作就好，就算做工，也無不可。女生呢？書讀高一點，或許，有本錢嫁金龜婿，真讀不好，也能找個人嫁，日後兩份薪水撐一個家，應該過得去。不必太緊張。比較特別的，是父母高學歷卻失業，這種學生，覺得工作找了又被踢，踢了又再找。文憑到底有沒有用？他也不確定。

拿兩組人馬比較，我們會發現，中產階級在乎文憑，而且一定要拿到文憑（能力不足的除外），非中產階級的態度相對歧異，有人非常執著，有人隨意，有人根本覺得念到高職就好。莫怪乎不同階級的學生會發出不同的行動。

這種細微的差異，是階級之所以發生教育作用的巧妙之處。教育工作者必須對學生的認知路徑有所認識，否則，很難瞭解他們之所以用功、之所以不用功的原因，而誤以簡單的適應、順從或抗拒、反知看待之。

參考文獻

- 林文瑛、王震武 (1996)。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分析。臺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Ball, S., & Vincent, C. (2001). New class relations in education: The strategies of the 'fearful' middle class. In J. Demaine (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day* (pp. 180-192). New York: Palgrave.
- Beck, U., & Beck-Gernsheim, E. (2002).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Thousand Oaks.
- Beck, U. (2004). *Risk society and beyond: Critical issues for social theory*. London: SAGE.
- Biggart, A., & Furlong, A. (1996). Educating 'discouraged workers':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upper secondary school.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7(3), 253-266.
- Bourdieu, P.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N. Richard,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N. Richard,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N. Richard, Tra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4)
- Brown, D. (1995). *Degrees of control: A sociology of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occupational credentialism*.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 Cobb, J. (1972). Afterward. In R. Sennett & J. Cobb (Eds.),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pp. 263-27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Collins, R. (2002). Credential inf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universities. In S. Brint (Ed.), *The future of intellect: The changing American university* (pp. 23-46).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vine, F., & Savage, S. (2005). Introduction. In F. Devine, M. Savage, J. Scott & R. Crompton (Eds.), *Rethinking class: Culture, identities and lifestyles* (pp. 140-162).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 Giddens, A.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1999). *Runaway world*. London: Profile Books.
- Killeen, J., Turton, R., Diamond, W., Dason, O., & Wach, M. (1999).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Subjective aspects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14(2), 99-116.
- Lowe, J. (2000).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The new credentialism and reproduction of advantage in a globalising world.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7(3), 363-377.
- Metz, M. H. (1989). Real school: A universal drama amid disparate experience. In J. H. Ballantine & J. Z. Spade (Eds.), *School 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education* (pp. 135-148). Australia: Belmont.
- Reay, D., & Wiliam, D. (1999). 'I'll be a nothing': Structure, agen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through assessment.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5(3), 343-354.
- Reay, D. (1998). Engendering social reprodu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2), 195-210.
- Reay, D. (2001). Finding or losing yourself?: Working-class relationships to education.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6(4), 333-346.
- Reay, D. (2005). Beyond consciousness? The psychic landscape of social class. *Sociology*, 39(5), 911-928.
- Reay, D. (2006). The zombie stalking English schools: Social class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54(3), 288-307.
- Saunders, P. (2002). Reflections on the meritocracy debates in Britain: A response to Richard Breen and John Goldthorp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3(4), 559-574.
- Sayer, A. (2005). Class, moral worth and recognition. *Sociology*, 39(5), 947-963.
- Smyth, J. (2003). The making of young lives with/against the school credenti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 16(2), 127-146.
- Van Zanten, A. (2003). Middle-class parents and social mix in French urban schools: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lass relations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3(2), 107-123.
- Weis, L. (2004). *Class reunion: The remaking of the American whit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Routledge.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lis, P. (2003). Foot soldiers of modernity: the dialectics cultural consumption of 21st-century school.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3(3), 390-415.
- Willis, P. (2004). Twenty-five years on: old books, new times. In N. Dolby, G. Dimitriadis & P. Willis (Eds.), *Learning to labor in new times* (pp. 167-196).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